



人物 黄养蒙

黄养蒙，字存一，号小竹，明南安丰州人。嘉靖十三年（1534年）中举人，1541年会试第二名，登进士，授遂昌县令。1547年擢为吏部稽勋司主事，后升为考功郎；不久，调任南太常少卿，又转任光禄寺卿；后擢为南京户部侍郎，再转北京户部侍郎。

半山书室出高第且留贤哲济苍生

陈小刚

在静默流逝的漫长岁月里，浮沉起落的人生于青史不过寥寥几笔，而大部分人是淹没在滚滚红尘中的，但在家族的记忆中，却可以传承几百年甚至上千年。

翻开丰州古籍的燕山黄氏族谱，1281年从燕山入闽的答刺真，及其10个子嗣的繁衍，依然清晰在案。

对于正在重修族谱的黄爱国而言，家族的世系繁衍及重要人物的事迹要力求准确，所以时间跨度越长难度越大。

而我们从族谱里看到的只有故事。

随同“黄龙三见”的美丽传说，族谱中才貌出众的黄养蒙跃然而出。

对于黄养蒙的美貌，地方志并没有过多着墨，但对其倡议捐资建设南安新城、带领民众兴修水利等给予很高的赞誉。黄养蒙去世后，泉士大夫称其“纯厚追古入风，简重得大臣体”，迎入郡乡贤祠崇拜奉祀。

仪观甚伟

魏晋南北朝出了潘安、嵇康、何晏等众多才智与容貌双绝的美男子，让人以为那是个看脸的时代。其实在任何一个朝代，颜值都很重要。明朝的王越进京述职时，明英宗竟然被其俊朗风采迷住，当即委以重任。

黄养蒙也是个帅气、才气、运气绝佳的人。

他还在泉州府学读书时，就因才貌超群，与当时的名宦徐阶有一次美丽的邂逅。

徐阶被贬为延平府（今南平）推官时，曾来过泉州。他在学馆遇到黄养蒙，马上被其“仪观甚伟”、才学过人所吸引，当场大为赞赏并器重有加。

1562年徐阶继任首辅之后，大力革除严嵩弊政，十分注重选拔人才。他很

快想到了当年的南安才俊，极力挽留已经看淡官场的黄养蒙。“徐阶公方执，挽之不止。”

其实，仪表堂堂的黄养蒙在朝为官时，因得到内宫金娘娘的帮助，仕途还算坦荡。他称病辞官回到家乡后，感念金娘娘的恩情，而把东台上曾经读书的地方，修建为庙宇，奉祀金娘娘塑像于内。后来，当地村民又将“苏夫人”从祀于庙中。因嘉靖帝敕封金娘娘为“保婴护幼、护国生注夫人”，当地人就把同在登台庙内的金娘娘与苏夫人，尊为广大妇女、婴幼儿的保护神。

现在，登台庙门口，还挂着一块“黄养蒙读书处”牌匾。登临此处时，一个勤奋苦读的学子身影，以及鲜活的感恩故事立时浮现眼前。



九日山下，北渠从这里流向泉州。

半山书室



九日山登台庙(原半山书室)。

曾楹茅屋九山曲，时望金溪小径通。
堆叶扫云寻老子，烹茶读易梦周公。
几年司计惭明主，何日乘舟挂晚蓬？
江上清风犹旧否，沙汀为我问渔翁。

黄养蒙晚年重访九日山时写下的《九日山书室》，再现了他在半山书室读书的情景。

北宋名臣陈偁出任泉州知州期间，到九日山东台为其子陈瓘筑“读书山房”，令他在此潜心攻读。1079年，陈瓘高中“探花”。

东台逐渐成了读书求取功名的风水宝地。

位于九日山东峰半山腰的东台，在绿树掩映下，两座红砖瓦建筑格外醒目。从山门上去约莫20分钟，站在东台望向金溪，溪与两岸连接的大片景致皆在目下，视野和心境顿感开阔。

这里因此吸引了不少文人墨客前来读书讲学。

1156年，朱熹任同安主簿时，把东台的读书室改造成讲学授徒的书院。当时，朱熹与好友、南安人傅自得登游九日山，在东台道场共同创设“九日山书院”。两人亲自讲学，还邀请朱熹的另一位挚友、永春人陈知柔一起参与。

到了明朝嘉靖年间，黄养蒙的父亲黄澄进士及第，入朝为官后，效仿古人在东台筑“九日山书室”，供黄养蒙攻读。嘉靖二十年（1541年）黄养蒙会试第二名，以高第中进士。

黄龙三见

半山筑室读书，现在想来闲适浪漫，其实清苦异常。古代学子到山上寺庙、岩洞读书者甚众，但及第者很少。宋代大文豪苏轼就曾发出“莫道登科易，老夫如登天”的感慨。

善读书的黄养蒙，与当地流传甚广的“黄龙三见”动人传说也联系在一起。明代晋江人何乔远在《闽书·方域志》中有专门记载。

北宋端拱二年（989年）黄龙初见于黄龙溪（晋江从九日山下的金溪再向东流称黄龙溪）南边，不久当地生员曾会榜眼及第；南宋乾道五年（1169年），黄龙再次出现，石起宗中了第二名。

也许是年代较为接近的缘故，何乔远对黄龙第三次出现做了较为详细的描述。

明嘉靖二十年（1541年）春，南安人郑普与节度推官叶素峰等人在清源山上饮酒畅

怀。叶素峰说：“昨日大雨中，隐约看到一条龙从黄龙溪西边腾起。”大家正在议论间，有人传来春榜揭晓消息，丰州人黄养蒙会试得了第二名。

南安县令唐爱因此为九日山上黄养蒙的“半山书屋”题写“黄龙三见”，郑普则作了“黄龙三见题跋”。

在“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”的年代，祥瑞之事跟科举挂在一起那是非常正常的。前两次黄龙溪龙现的传说，在南宋洪迈的《夷坚丁志·卷11·南安黄龙溪》，以及明代黄仲昭《八闽通志·卷86·拾遗·泉州府·宋》都有记录。

科举影响了一千多年的泉州生活，甚至形成了一些社会习俗，如“报喜”“竖旗杆”“状元饼”“树碑立匾”等。泉州过去屹立的400多座古牌坊，就有许多与科举有关。中华铺的进士坊、清平铺的会魁坊就为黄养蒙所立。

亲撰城记

“黄龙三见”这个传说，说来有点玄乎，然而记载中却能把每次见之者写得详尽确切。为了延续历史文脉，地方政府把横跨晋江黄龙溪段的泉州站前大桥命名为“黄龙大桥”，而把黄龙溪畔的一个小区叫作“见龙亭”。

神奇传说穿越历史的烟云，固化在造福民生的现代工程上。

说来也巧，黄养蒙丁忧归故里时，也因做了两件造福民众的千秋事业，赢得广泛赞誉。

1558年，倭寇侵袭南安，因为没有城防，倭寇长驱直入。“会贼破县，民居荡毁。”面对一片废墟，黄养蒙带头倡议捐资，协助新来的知县夏汝砺修建丰州城。从1559年7月开始，至1561年4月竣工，历时一年九个月，丰州垒巨石为城，建设了城壕、马路、护城河等。“盖自是南人乐帡幪之庇，而百世享金汤

之利矣。”黄养蒙把新城的修建全归功于夏汝砺，对其评价甚高。“从容周悉，竟以成功，岂非卓尔有立者哉！”并亲撰《南安新城记》，手书“夏侯城碑”等为夏汝砺立碑记功。

这位朝廷三品大员，回乡就是有很强号召力的乡贤。在黄养蒙的组织带领下，重要的水利设施万石陂也很快被疏通修复。

蜿蜒在南安丰州古镇至丰泽北峰招联社区一带的万石陂，始建于元至正年间，是古代晋江下游的重要水利工程。万石陂全长近5公里，宽20余米，古时可灌田万余顷。这一水利工程因水毁曾多次重修，如今惠泽泉州市民的市区饮用水源北渠，就是在万石陂西段的基础上修建的。

斯人已逝，风物犹存。（图片除署名外，均为本报记者李想拍摄）



在万石陂基础上修建的北渠，至今惠泽泉州市民。（荣兄 摄）



黄养蒙立在家庙中的牌匾。（小刚 摄）



黄养蒙手书的夏侯城碑。（网络图）